

在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筆者曾僑居緬甸，有很美好的記憶，故多年來對緬甸僑情，時常縈念於心。現在年老退休，移居美南休士頓，在該市華僑文教中心圖書室，看到《緬泰僑教》書中關於緬甸僑教的兩篇文章，為之驚奇感嘆不已。這兩篇文章是：

「緬甸華文師資培訓聞見思」

「果敢驚奇記」

很巧的是，這兩篇文章的作者，國立屏東師範學院的鍾吉雄教授，是筆者六十年前在臺北師範大學讀書時的同班同學。據鍾吉雄教授文中所述，民國八十六年（一九九七年）七月，僑務委員會委託屏東師範學院辦理「緬甸地區華文學校師資訓練班」，為期一年，有三十七位來自緬甸的華文教師接受培訓。一九九七年，是緬甸政局突變、關閉僑校後三十多年，可見華僑學校雖被關閉，其實絃歌並未斷絕。更可喜的是，這些華文教師還有機會到自由祖國的寶島臺灣接受培訓。

緬甸是中國的隣邦，與中國雲南省壤土相接，面積是臺灣的十九倍大，而且物產豐富，在東南亞國家中亦名列前茅。旅居緬甸的華僑衆多，在上世紀初即已有六十多萬。一九四八年一月緬甸獨立建國後最初的十餘年間，對外僑的工商業及文化教育皆未加任何不合理的限制，還算是和平安定的時期。但因境內民族眾多、政情複雜，自一九六三年二月起，緬甸尼溫軍政府實行所謂的社會主義路線，外僑的工商業悉被收為國有；僑校亦先後收歸國有或被關閉。風雲突變，昔日安寧富裕之邦，頓時民不聊生，迄今未步入坦途，至為可嘆。而華文教育竟能起死回生，實非易事。

在「果敢驚奇記」文中，談到「果敢」是地名，也是民族名稱。「果敢」的位置在緬甸東北部，與雲南的鎮康、耿馬、龍陵、潞西等縣相隣。居民是華人後裔，「果敢」人其實就是華人。一九四八年緬甸獨立時，承認「果敢」是一個合法民族，語文受法律保障。是以在一九六三年華文學校被迫關閉後，華人就先後創立以「果華」、「果民」、「果邦」、「果強」等等為名的學校，繼續推行華文教育。借「果敢」之名，行維護中華文化之實。

這些學校的經費短缺，大都是因陋就簡、慘淡經營。教師們的薪資十分微薄，但他們仍重視進修、樂於研習，要做稱職的教師。校舍雖然簡陋不堪，但他們還是努力不懈，把學校佈置得古樸素雅。他們以「禮義廉恥」為校訓，有濃郁的中國味。

鍾教授文中曾提到一則故事。他在民國八十七年（一九九八年）到緬北臘戍主持該地區華文教師培訓時，有位學員向他報告，兩年前曾到臺北板橋參加教師研習會，並領到一份結業證書。當時曾小心收藏，但回到緬甸後卻遍尋不得，

於是懊惱萬分，但又投訴無門。希望鍾教授能設法幫助，看是否能申請補發。只是一份研習會的結業證書，何以如此珍惜？是不是太小題大作？他這種懊惱的心情，在緬北地區生活過的人，都會十分理解。那裡的小學教師，參加研習的機會本來就很少，何況是到寶島臺灣研習，這其實是對祖國的嚮往和敬意。

筆者僥倖，僑居緬甸的時期是一九五零年代，那時社會比較安定，僑民可以安居樂業。在華僑學校可用「興華學校」或「中正中學」為校名的時代，要到臺灣參加培訓或升學、負笈寶島，也並非僅憑個人努力就能達成。筆者於一九六零年從緬甸到臺灣升學，如果沒有母校仰光華僑中正中學師長們的熱心幫助，絕無可能成行。這些幫助包括提供在學成績、辦理保送手續及申請飛機票等等。當年教英文的王育新老師冒著酷暑，幫忙辦理無國籍護照及簽證的種種辛勞，時至今日，仍歷歷在目。教務處李佩裘主任餽贈西服一套，以壯行色。李主任親自帶筆者到仰光市區的西服店選料量身訂做，細心關懷，令人感銘。

一九六零年，是自由祖國號召僑胞生回國升學的第八年，對新僑生的接待已很是周備。在分別到校入學前，有一次集體的學前講習，為期三天，主要是聽演講。那次到會演講的人，有臺灣大學教授陳致平、臺北法商學院院長周一夔，及僑委會副委員長李樸生等，大致是介紹中國歷史和寶島現況。李樸生先生主管僑教，為當時僑生所熟知，大家稱他為「李樸老」。那次他講的內容是關於國父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的歷史。其中一段，筆者印象深刻，至今不忘。中山先生一次在美國唐人街演講，聽眾不多，並且逐漸散去，最後只剩一人，但中山先生仍然賣力演講。那位唯一的聽者就向中山先生說：「先生，不要講了，沒有人聽呀！」中山先生說：「傻子，你不是人嗎？有你一個人聽不是夠了嗎？」

那是發生在一九零四年的事，那時美國承認的是滿清政府，對康有為、梁啟超的保皇黨很是熱絡。梁啟超訪美，老羅斯福總統曾予以接見，對中山先生卻極為冷淡，甚至曾予以拘留。當時在美華僑對推翻滿清也不熱心，這是當時的情況，足見倡導革命的困難。筆者來自偏遠僑區，聽了這次演講，很感震撼，引起對民國史研究的興趣，對中山先生，充滿敬意，印象尤深。革命黨人胡漢民所記關於中山先生的兩則故事，也常在腦中湧現。現在簡述如次：

一九一一年十月，武昌起義成功，中山先生從美國經歐洲返國，於十二月二十日抵達香港。胡漢民等革命黨人主張留中山先生在廣東，組織軍隊，然後揮軍北上。但中山先生不以為然，決定立即北上，在南京領導組織政府。中山先生說：「謂袁世凱不可信，誠然，但我因而利用之，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，則賢於用兵十萬。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，而其基礎已遠不如，覆之自易，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。」

用袁世凱推翻滿清，使革命告一段落。這種遠見，實非人所能及。而歷史的發展，也正如中山先生所說。袁世凱果然稱帝，繼滿洲以為惡，但也因基礎不固，時代不同，而旋即敗亡。

中山先生對列強亦有看法。他說：「革命軍驟起，列強倉猝，無以為計，不事干涉。然若我方形勢頓挫，則此事正未可深恃。戈登、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，此等手段正多，胡不可慮。」

當時的情況是這樣，直到現在，情況又有何不同？

寶島負笈之行，就是這樣開始。這是一個老僑生，在負笈寶島六十年後的一點看法，也算是對老同學鍾吉雄教授大文的讀後感吧。

參考書目：

- 《緬泰僑教》，何福田等著。
- 《我不識字的母親》，李樸生著。
- 《緬甸政局與華僑》，簡會元著。
- 《孫中山詳傳》，王俯民著。
- 《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》，王雲五等著。